
ICANN84 | 年度大会 - GAC 关于新兴技术和 PDP 基础知识的能力建设会议
202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 - 13:15 - 14:30（爱尔兰标准时间）

谷尔顿·泰普 (GULTEN
TEPE):

欢迎参加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13:15 举行的 GAC 能力建设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进行录音录像，并根据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社群参与者行为准则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开展工作。

本次会议期间，如果在聊天窗口中以正确格式提交问题或评论，我们会大声朗读您的问题或评论。本次会议的翻译服务包括全部 6 种联合国语言和葡萄牙语。如果您需要发言，请在 Zoom 会议室中举手请求发言。请先说出您的姓名以便于记录；如果您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出您将使用的语言。发言时请保持合理语速，以便翻译人员能够准确地进行翻译工作。

下面请 GAC 主席尼古拉斯·卡巴雷诺发言。交给你了，尼古拉斯。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NICOLAS CABALLERO):

非常感谢。欢迎大家回来开会。在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详细的会务安排。我们今天实际上有两场会议。前 35 分钟是域名系统 (DNS) 生态系统中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会议。之后，将进入政策制定流程 (PDP) 会议……马尔科，会议名称是什么？帮帮忙吧。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马尔科·霍格沃宁 (MARCO HOGEWONING): PDP 能力建设会议。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好了。非常感谢马尔科。另外 35 分钟是 PDP 能力建设会议。之后，将进入 30 分钟的茶歇时间，然后我们将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理事会举行会议。会议将持续一小时。然后又是茶歇时间和与地址支持组织 (ASO) 的会议。会议也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ASO 的实际会议，第二部分是讨论 WSIS+20，我们也将欢迎 WSIS+20 的共同协调人。接着，我们将在 17:30 举行 GAC 社交活动。

话不多说，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王海兰 (Hailan Wang)。事实上，她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慕尼黑大学的政治与科技专业，另一个是慕尼黑大学的机械工程开发、生产和管理专业，侧重于管理。

此外，她还是一名工程师，来自汉堡工业大学，主攻通用工程科学专业等等。海兰，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我说这些是表明，她完全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事不宜迟，下面我就要有请海兰发言。

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提问，考虑到这有点偏向技术性，我们会尽力保持通俗易懂。大家可以中途插话提问，也可以在发言结束后提问。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提问，尤其是与域名系统 (DNS) 生态系统或 DNS 行业相关的问题。

下面就有请海兰发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王海兰：

谢谢。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兰，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同时也感谢组织者 ICANN 社群的邀请。正如尼古拉斯所说，我是一名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政策顾问。我热衷于研究科技、社会和政策之间的交叉领域。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视角。

今天，我将谈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以及它们如何应用于 DNS 生态系统。我想让大家了解现代数据驱动技术如何帮助改进和加强 DNS，不仅在技术上，而且也在运营和战略上。让我们开始吧。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首先，我带来了一个数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像 .com 这样的顶级域名每天会收到约 15 亿次查询。每一次查询都会产生元数据，如请求时间、位置等信息。这使得 DNS 行业天生就拥有丰富的数据。正如许多人可能已经预料到的那样，机器学习正是在这种数据丰富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NS 为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并从中受益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议程。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理清我们将在后续使用案例中使用的一些关键技术语和概念。别担心，这很简单。在此基础上，我将向大家展示 DNS 中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三个核心使用案例：减少滥用、流量优化和可访问性。

最后，我将介绍一些通用的最佳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牢记的，以确保我们在 DNS 中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而不会落入常见的陷阱。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术语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和概念，因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被混为一谈。每个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但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这张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是最大的领域。它涵盖了广泛的概念和方法。

欧盟委员会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基于机器的系统，旨在以不同程度的自主性运行，并能产生预测、建议或决策等输出结果。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子集，但却通常被等同使用。机器学习意味着建立从数据中学习的模型。它们能提取模式、理解模式，然后将这些见解推广到新的场景中。

什么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领域，它描述了一系列具有多层互联神经元的模型架构，可以捕获数据中更复杂的模式和关系。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应用。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ChatGPT。

王海兰：

ChatGPT，指的是可以创建新内容的模型。例如，文本、图像或语音，以及在药物发现或蛋白质折叠等领域的应用。以上就是总体情况和关键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概念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为了说明我们如何开展机器学习项目，我提供了这张图。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个东西，或者说三个要素。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中间是模型，用于捕捉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等式。如果我们知道其中两个变量，就可以求出第三个变量。

此外还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训练阶段，我们知道的两个变量是输入和输出。有了这两个已知变量，我们就能对模型进行求解，用于描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找到或学习这一映射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训练。

现在我们有了训练好的模型，我们想要使用它，这就是推理阶段。现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节点：输入数据和模型本身。我们还不知道输出，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将新的输入数据装入模型，它就会产生新的预测，也就是新的输出。

概括地说，训练意味着学习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而推理则意味着使用学习到的关系对新数据进行预测。你可以把训练看作是教学，而推理则是应用已经学到的知识。这就是每个机器学习系统背后的基本循环。从简单的垃圾邮件过滤到复杂的DNS优化模型。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学习。在机器学习中，我们通常会区分不同的训练机制，或者说也是寻找模型的方法。主要

类型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我们先从监督学习开始。

监督学习是指从示例中学习。其中，我们有两种主要应用：分类和回归。分类意味着将数据分门别类，例如，将好的查询与恶意查询区分开来。回归是指预测连续值，比如估计未来的查询量。

另一方面，无监督学习处理的是未标记的数据。在这里，聚类等技术意味着将相似的对象归类在一起，而降维则有助于总结冗余或重叠的特征。

最后是强化学习，即代理通过试错来学习，通过最大化奖励来逐步改进。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能在 DNS 环境中发挥作用，但具体取决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在进入具体示例之前，我想强调一下为何 DNS 是人工智能的理想环境。众所周知，由于用户每天要查询解析器数百万次，这些解析器会生成日志。这些日志包含有关全球网络活动的极其丰富的高频数据。这些日志也为我们构建模型奠定了数据基础。这些模型经过训练后，可用于以多种不同方式优化 DNS 解析器，包括提高安全性、增强性能和可访问性。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们已经搭建好了舞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我选择了三个不同的使用案例，展示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如何帮助 DNS 变得更安全、更迅速、更包容。让我们从第一个使用案例开始。

每个 DNS 解析器每秒都要处理数百万次查询，其中一些查询隐藏着恶意行为。传统系统依赖于静态拦截列表。它们很简单，但却是被动的。它们只能阻止已知的行为。而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则可以根据模式了解恶意行为的表现。

看一下这个图表，左侧是 Joe 来自解析器日志的一个示例数据集，其中包含不同的恶意数据和良好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基于决策树的模型将查询归为良性查询或恶意查询。然后，聚类方法可以将类似的查询归在一起，突出可能需要人工审核的新模式。

这种分类和聚类相结合的方法构成了人工智能驱动的 DNS 过滤的支柱。这已被主要的行业参与者所采用。它可以在我们人类大规模发现威胁之前早早就自动检测到这些威胁。因此，聚类和分类可帮助我们分析当前流量，而我接下来要谈的回归则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未来。

现在看下回归。DNS 流量每天、每周甚至每季度遵循一定模式，查询值在工作时间上升，在夜间下降，在大型活动期间激增。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蓝色线条表示观察到的流量，绿色虚线则表示模型的预测值。

一旦解析器可以预测负载，它也可以提前采取行动。它可以为热门域预先创建缓存，将角色转移到利用率较低的数据中心，或平衡整个网络的需求。简而言之，预测可以实现优化，这意味着更流畅的性能和更出色的用户体验。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略有不同的例子，一个利用人工智能让互联网更具包容性的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涉及深度学习及其捕捉意义的能力。在图中，大家可以看到深度学习模型如何将域名映射到语义空间中。什么是语义空间？这是一种数学映射，将相似的含义聚集在一起。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普遍适用性，这意味着识别和支持所有域名，包括那些使用阿拉伯文、中文或西里尔文等非拉丁字母的域名。

因为模型编码意味着指向同一概念的域名，即使是跨语言的域名，在这个空间中也会被定位在一起。与此同时，模仿合法域名进行网络钓鱼或欺骗的恶意域名则会出现在较远的位置。因此，这个模型可以帮助公平地处理国际化域名，同时还能加强对同形异义字攻击的防御。

安全、性能和包容性这三个例子就介绍到这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可能性。让我们来看看实现这种智能学习 DNS 生态系统究竟需要什么。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用这个金字塔模型是为了明确一个要点，即优质数据是一切的基础。在底层，我们有数据。在中间，在数据之上，我们建立模型，并从这些模型中获得洞察。因此，如果数据不佳，其他部分就会崩溃，正如研究人员常说的那样：垃圾进，垃圾出。拥有更多数据有所帮助，但真正重要的是拥有更好的数据。“更好”意味着什么？即结构良好、标记清晰且以负责任的方式收集。

这正是 ICANN 等组织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地方，它们可以制定标准，推广值得信赖、尊重隐私的数据实践，从而使负责任的

人工智能成为可能。没有这个基础，学习型互联网就无法学到正确的东西。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来实现学习型互联网这一愿景呢？我提出了四个关键支柱，它们共同为在 DNS 生态系统中可信且高效使用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首先，在技术运营、研究人员、政府和服务社会之间，利益相关方应展开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掌控全局。当这些观点汇聚在一起时，我们就能将技术创新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构建不仅高效而且公平负责的系統。

其次，我们需要对研究和教育进行投资，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如此迅速，要了解它如何影响核心互联网基础设施，始终需要新的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开展学术和工业研究，测试和验证这些模型，并提出教育倡议，帮助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和更广泛的社群了解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基于证据做出明智的决策，而不是急于应对炒作或恐惧。

第三点，我们需要高质量的数据。我们需要透明的数据共享框架，明确的数据质量和标签标准，以及确保从一开始就尊重隐私和注重安全的机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在保持信任和合规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价值。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共同责任感。

DNS 是互联网的公共核心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嵌入该系统，那么保持完整性、开放性和可靠性就成为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简单来说，DNS 一直与连接有关。现在，它也需要学习，比如，确保它学习正确的许可。

我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很高兴接受大家的提问，如果时间不够，我也很乐意在茶歇期间或之后继续讨论。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喂，能听到我说话吗？非常感谢海兰的发言。谷尔顿，请切换到上一张幻灯片。在我发言之前，我看到已经有人在排队等待提问了，我只想提一下，这是我昨天提到的地区培训中心概念的主题之一，第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研究和教育，以及不同方面的培训，包括决策方面的外交培训和所有与政策相关的培训。此外，还有面向技术团队的技术培训，这里指的是面向拉丁美洲技术团队的培训。

我们与 ICANN 组织、ICANN 首席执行官科提斯 (Kurtis) 进行了非常有趣的会谈，我还将与 ICANN 首席技术官约翰·克雷恩 (John Crane) 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与会政府进行一些对话。如果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地区性倡议，那就太好了。同样，这不仅是为了整个 DNS 生态系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你们自己的 DNS 基础设施的安全和稳定。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大家提问。我看到印度代表和瑞士代表要求发言。印度代表，请发言。

圣·桑托什 (T. SANTHOSH)：

谢谢主席，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它提及了人工智能将如何帮助 DNS 和 DNS 生态系统。我想问的是，你所采集的数据集是真实数据集还是虚拟数据集？

第二个问题是，你在区分时采用了哪些参数？因为你曾提到，在机器学习过程中会有清理等过程。那么，你是否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值？因为人必须把零、一、二、三等所有东西都放进去，这基本上是为了识别是良性数据还是非良性数据。你是如何操作的，是否使用了其他一些技术？谢谢。

王海兰：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提出的数据集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它可能是真实的，但我创建它是为了便于理解和可视化。我认为最好从一些简单的例子开始理解。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谢谢印度代表的提问。实际上并没有数据集，只有概念和算法的工作方式，以及线性回归或聚类。大家记得，在上一次会议中，我们讨论过如何用单变量线性回归或多变量线性回归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我说错了，请大家纠正我，但这里没有数据集——

王海兰：没有。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没有为这次演讲实现数据集。非常感谢印度代表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有请瑞士代表发言。

乔治·坎西奥 (JORGE CANCIO):

谢谢。为便于记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瑞士的乔治·坎西奥。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做了这个非常有趣的演讲。我想我们在不同的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那里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在考虑使用算法系统来防止 DNS 滥用等等。我只想问一下，是否有可能披露一些你认为值得注意的、已经在实施此类措施的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或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的例子？谢谢。

王海兰: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这类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广泛实施目前已在减少 DNS 滥用，尤其是在网络钓鱼检测或预测方面。就像我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有很多使用案例，我提到了五种类型——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分类肯定是其中之一。随机森林也是……

王海兰:

嗯。我想说的是 ICANN 定义的五种不同类型的缓解措施。像僵尸网络这样的滥用威胁有很多使用案例。例如，通过深度学习，你还可以识别复杂的模式，然后看到我们人类无法检测或无法轻易发现的模式。这有没有解答你的疑问？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瑞士代表和什瓦 (Shiva) 想要发言。我不知道什瓦来自哪里，但不管怎样，还是先请荷兰代表发言。瑞士代表，回到你的问题

上来，我认为分类是其中之一，而随机森林则是另一种适合的技术。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就不会显得专业性太强了。不过，这就是两个例子。接下来有请荷兰代表发言。

马尔科·霍格沃宁 (MARCO
HOGEWONING):

抱歉，只是为了提醒你注意卡西姆·皮尔扎达 (Qasim Pirzada) 在聊天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他问如何才能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有效地集成到 DNS 生态系统中，从而增强安全性并防止网络威胁？这是他的问题。

王海兰:

谢谢你提及这个问题。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监控工具，我们还可以将人工智能应用到现有的信任模型中，如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 或其他安全模型。在决策方面，我认为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取代信任模型，因为人工智能不会做出决策，但它可以帮助监控威胁。最终的决策应该由人类做出，所以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帮助我们做出决策的工具。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结束了。有请什瓦·优帕哈雅。我不知道他或她来自哪个国家。

什瓦·优帕哈雅 (SHIVA
UPADHYAY):

大家好。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请在姓名旁边写上你所代表的国家，以便我区分。然后是加勒比电信联盟 (CTU) 代表。什瓦，有请。

什瓦·优帕哈雅：抱歉，我只是个观察员。我能谈谈——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印度，对吗？

什瓦·优帕哈雅：是的，印度，但我不是候补代表，也不是 GAC 代表。我只是一个观察员。我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提问吗？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请继续。

什瓦·优帕哈雅：如果允许的话，我将打一个比方，也许合适，也许不合适。我并不知道。在银行领域，他们开发了很多模型在不同层次评估申请人。申请、行为、记分卡，他们有不同的模型。当申请人开始登记时，他们会对客户进行评估，看看是否应该给这样的客户提供贷款。

第二种模型是行为模型，他们会评估客户的行为方式，就像所有注册域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何，我们是否需要对这个人进行调查，我们是否可以提高限额。第三类模型是针对法规类型开发的 [串话干扰 - 00:32:52]。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很抱歉打断你，但请直奔主题。剩余的时间不多了。你要提什么问题？

什瓦·优帕哈雅： 好。就域名而言，谁来执行监管部分？因为如果我们尝试这样一种模型，而所有其他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都将实施这类模型，在这种情况下，谁将扮演注册服务机构的角色？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答案。这取决于国家或地区。取决于管理。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王海兰： 没有。

什瓦·优帕哈雅： 没问题。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可以再回答一个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有请 CTU 代表。舍隆，请讲。

舍隆·奥瑟帕 (SHERNON OSEPA)： 我是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舍隆·奥瑟帕。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演讲。我们注意到全球北方和南方地区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发展世界来看，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加勒比地区，我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充分利用我们在全球看到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谢谢。

王海兰：

非常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数据是基础，数据的质量是决策的基础。我认为，意识到数据收集的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从数据收集开始考虑，然后是分析过程，最后是决策过程，我们要有更多样化的数据和更平衡的数据。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还应该促进所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和方法的开放性。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使用人工智能，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提高透明度和实现开源。这将使创新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我们只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哥伦比亚代表。请尽量简洁明了。

蒂亚戈·达尔-托易 (THIAGO DAL-TOE)：

非常感谢尼古拉斯。我叫蒂亚戈·达尔-托易。鉴于人工智能对 DNS 等核心基础设施的影响，我顺便问一下，我们需要解决哪些最紧迫的治理问题，以确保人工智能在 DNS 系统中的使用保持安全、稳定，并与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保持一致？

王海兰： 谢谢你提及这个问题。我认为，在透明度、隐私和安全方面制定共同的规范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我认为合作始终是关键，对吧？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加深合作。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取长补短。我认为，通过加强合作，再加上教育和共同的规范，我们就能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我们的时间到了。让我们向海兰致以热烈的掌声。

王海兰： 非常感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海兰，你可以留下来参加接下来的会议。非常欢迎我们开会讨论。马尔科，下面将有请你发言。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的宾客。

马尔科·霍格沃宁 (MARCO HOGEWONING)： 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的宾客。我现在还没看清在座都有谁，不过，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谢谢你。抱歉。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当然，我认识塞巴斯蒂安和史蒂夫 (Steve)。好吧，你来介绍。好。

马尔科·霍格沃宁:

我会让塞巴斯蒂安介绍他的团队和他自己。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对在布拉格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回应，需求很明确，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中间有许多新的 GAC 同事。

我们要了解一下基本情况，政策制定流程 (PDP) 是如何运作的，GAC 成员作为志愿者如何有效参与 PDP？希望这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也希望这可以激励 GAC 成员变得更加积极。我们已经开始了几个 PDP。谢谢塞巴斯蒂安。感谢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抽出时间来培训我们。有请。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SEBASTIEN DUCOS):

谢谢马尔科。我是驻 GAC 的 GNSO 联络人塞巴斯蒂安·杜克斯。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你们会见到我，因为我们有一个双边会谈。我和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他们都是 ICANN 的员工，在 GNSO 的支持团队工作，他们是凯特琳·图伯根 (Caitlin Tubergen) 和史蒂夫·陈，我和他们已经共事多年，我知道他们要谈什么，所以接下来会很精彩。我不用再多做介绍。也许我们可以进入第一个话题。史蒂夫，你来吧。

史蒂夫·陈 (STEVE CHAN):

非常感谢塞巴斯蒂安，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叫史蒂夫·陈。我是 ICANN 负责 GNSO 支持工作的副总裁。接下来请看第一部分的幻灯片。我们有大约 35 分钟的时间，这其实并不宽裕。我们将预览一下 GNSO 的工作。这可能是从一万英尺乃至十万英尺的高度来看的，我们希望确保留出提问的时间。所以，可能会缺少一点细节。请切换到第一张幻灯片。

第一张幻灯片讲述了什么是共识性政策。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是 GNSO 工作的核心，其中包含两个要素。即 ICANN 认证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合同中都规定了相关要求。这些合同可以通过签约方和 ICANN 之间的双边谈判进行修改。

对本小组来说，也许更重要的部分是共识性政策。一般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情况。除了能够进行双边合同谈判之外，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还可以通过制定 ICANN 采纳的共识性政策，对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问题就变为：如何制定新的共识性政策建议？这就是政策制定流程的用武之地。

这些共识性政策建议是在政策制定流程中，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制定的。就像我所说的，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要求或独特的安排，这些签约方可以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对其提出新的要求。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就是我们俗语或对话中所说的“栅栏效应”。由于这种独特的安排，政策制定流程可以对签约方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基本上需要有一些限制或约束。这些限制在章程中有所体现。这张幻灯片上也提到了。这就是附录 G-1 和 G-2。它位于章程的最后，旨在确保 DNS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有了它，就不会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提出不适当或意想不到的要求。它本质上是一个安全网或通道，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制定共识性政策。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 GNSO 理事会的构成。我不知道几年前大家是否看过这个演示文稿的旧版本。这上面大概有

12 张幻灯片，这里被压缩得更小，但 GNSO 的核心职责是制定与通用顶级域有关的实质性政策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GNSO 全权负责制定与通用顶级域 (gTLD) 有关的政策。

理事会负责管理这一政策制定流程。它们包含多个组成部分。共有四个利益相关方群体，而在其中一些利益相关方群体中，又有一系列额外的选区。因此，这里面代表着许多不同的相关方和不同的利益。我想我提到了最后一部分，即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其负责管理 PDP。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最后一部分，我只是略微提及了一下，即左侧关于 GNSO 结构的部分。这是关于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性质的更多细节。大家可以在幻灯片上看到这些内容，而右侧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能够参与 PDP 的不仅限于 GNSO。

我们之所以要向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确保大家都知道，GAC 在 PDP 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你们可以看到，GAC、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以及支持组织 (SO) 和咨询委员会 (AC) 等 ICANN 内的所有不同部门都在 PDP 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当存在这么多不同的群体、选区和利益时，达成共识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试图让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同意将施加给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新要求，我们喜欢把它看作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最终每个人会就这些新要求达成一致。

以上就是对 GNSO 理事会以及他们作为 PDP 管理者所扮演角色的非常简要的解释。塞巴斯蒂安，现在交给你了。谢谢。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感谢。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实际上，你可以继续。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塞巴斯蒂安，在继续之前，请允许我检查一下现场关于结构、组织或组成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 GNSO，此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没有吗？线上也没有人举手，所以接下来还是交给你吧。谢谢。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当然可以。谢谢。谢谢。我只想描述一下 PDP 流程中的互动点，我们将查看并概括一下这个流程，然后凯特琳将进行更详细的介绍。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有不同的互动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互动点是联络人。我们已确定了联络人。我是你们小组的 GNSO 联络人，你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们的联络人。埃及代表玛娜尔 (Manal)。我没有看到她。噢，她在那里。抱歉，我面前的灯太亮了。玛娜尔和加拿大代表丽塔 (Rita) 是共同联络人。以前只有一个联络人，效果也不错。

然后是双边会议，就像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举行的那样。就像今天这样的能力建设会议，我希望能够在大家繁忙的日程中为闭会期间的事宜安排更多时间，帮助大家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

因为事情似乎进展缓慢，但它们在发展，需要及时了解最新消息。是的。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埃及代表举手要发言。好的，请讲。抱歉打断了大家的发言。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我想玛娜尔只是在打招呼。最后是 GAC 建议，或者说是 GAC 公报。每次 ICANN 会议结束后，你们都会定期发布一份公报。在该公报中，可能会有一些建议，GNSO 必须对这些建议做出回应和阐述，供董事会审议。但同时，我们也会与大家分享感兴趣的话题，大家可以就我们正在做什么、怎么做的提出问题，我们会尽力做出回应。下一张幻灯片。

实际上，6 月份有人建议我印制一件 T 恤，穿在身上向大家展示。凯特琳会比我讲得更详细，这个 PDP 流程既解释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所有步骤，也说明了你们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互动，GAC 和社群其他成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互动，以及我们受邀在哪些方面进行互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组织的进程看似缓慢的原因，因为在每一步，我们都希望听到社群的声音。我们希望听取来自社群和工作组的不同代表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公共评议来听取意见，你们会看到每个流程中都有公共评议这一步，发送给这个小组，发送给那个小组，进行核实等等，确保我们的工作完全透明。每个人都能不断地互动、干预、提问等等。

我现在不准备谈论过多细节。凯特琳会比我做得更好，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我需要为接下来的几场会议印制包含这些内容的T恤，我很乐意这么做。无论如何，有问题就来找我们。下一张幻灯片。Z——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等一下，很抱歉再次打断你，埃及代表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埃及代表发言。有请玛娜尔。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谢谢尼古拉斯。这不是一个问题，谢谢你，塞巴斯蒂安。我在这里。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不，不，我能看见你。只是那盏灯就在我面前。

玛娜尔·伊斯梅尔： 我只想强调一下你在上一张幻灯片中提到的，在Z型内容之前，不仅是GAC同事，而且所有社群的持续和早期参与肯定都会受到欢迎和鼓励，这样任何意见分歧或任何关切都会得到照顾和考虑，从而顺利完成PDP。

塞巴斯蒂安，除了你已经列出的非PDP事项外，我还想添加你提出的好建议，即让两个选区的议题负责人直接联系。你已经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们也一直在让两个选区的议题负责人直接

联系，我想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效果非常好。以上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你的发言。我本想提一下，谢谢你先提出来了。事实上，在我们一月份的会议上，GNSO 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为来年做准备的聚会。我提议，我们也同意，我们将在工作组、小组、PDP 和其他工作组与你们内部关于准确性和其他主题的对等小组之间建立桥梁。我从三月份就开始为我们这边已经在进行的主题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在 5 月份成立了两个新的小组，我也建立了这座桥梁。

现在，我们只有电子邮件共享。大家都知道彼此是谁。我认为目前没有进行多少对话。特别是关于互联网治理的话题，我看到安娜就在我面前，因为今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和其他活动，有很多对话。但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深入讨论的话题。

我想鼓励大家这样做，在闭会期间，我会与你们、与玛娜尔、与丽塔，还有议题的负责人一起探讨，希望我们不要等到双边会议召开时才发现彼此在做什么。我们不要让彼此感到惊讶，要尽早听取彼此的意见，以免产生任何错误的期望或误解。我们会继续就这一议题开展工作，谢谢玛娜尔提起这一点。下面的两张幻灯片。

如何进行正式互动呢？我们与议题负责人展开的讨论多半是非正式的，但这里有很多工具。也许你们会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可以请求一份问题报告。GNSO 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就 GNSO 内的任何议题工作编写一份报告。这里有所谓的快速查看机制，即在我们发布预备报告时，就 DNS 滥用这一议题而言，可以在报告提交和发布之前尽早举手，确保我们不会让你们感到意外。报告中不会有任何内容引起人恐慌，也不会再产生可能的建议。

显然，正如大家在 Z 型图中看到的，我们会定期听取公众意见，并大力鼓励公众发表意见。我们也已收到了公众的意见。几年来，我一直在管理注册数据请求服务 (RDRS) 议题。这里有一份报告即将发布。你们为此提交了意见，这非常有价值。这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项内容不在这张幻灯片上，我也不太确定下一张幻灯片是什么。我不想先行透露内容。我想应该是最后一张幻灯片。也可能是下一张幻灯片。即参与 PDP。

PDP 不只是 GNSO 的事情，也不只是 GNSO 的责任。这是整个社群的事情。例如，我必须特别表扬公共安全工作组 (PSWG)，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参与我们的 PDP，参与所有与注册数据有关的工作，这是莫大的帮助。它带来了你们的观点，PSWG 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法部门，观点可能存在偏颇，但这仍然是政府的观点，且绝对有价值。我知道加布里埃尔·安德鲁斯 (Gabriel Andrews) 现在不在这里，但如果他在听，就是强有力的支持。

同样，要求尽早提出意见，我们在去年的拉丁变音符号方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就政府而言，我们能够提出他们的观点，并确保我们没有制定我们认为不适合所有人的工作计划。抱歉，

我跑题了。是的，再说一遍，我们非常欢迎公众发表意见、插话、举手，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参与的体现。

这个社群和我们的工作亟需更多的人手、更多的帮助，你们的早期帮助和早期观点不仅非常受欢迎，而且对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绝对有用、不可或缺。我想这是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凯特琳，接下来交给你了。

凯特琳·图伯根：

谢谢塞巴斯蒂安。大家好。我叫凯特琳·图伯根，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言，我在政策团队中为 GNSO 提供支持。我想谈一下政策制定流程的时间安排这一主题，因为我知道我们从 GAC 和社群中的其他人那里听到的一个担忧是，PDP 流程需要很长时间。下面开始详细介绍。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Z 型图，显然，塞巴斯蒂安要把它印在 T 恤上。我们接着看下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致力于分解章程规定的 PDP 步骤。大家会看到它们是用颜色编码的。所有这些步骤都出现在章程中。红色显示的步骤具有章程中规定的时间段。因此，有公共评议机会，再次感谢 GAC 参与公共评议，在此 GAC 将有机会和其他人一起对 PDP 工作组的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发表评论。章程中规定了这些时间段。

在章程中，每个期限为 30 天。根据社群的反馈意见，我们获悉这个时间不够，因此我们规定了 40 天的公共评议期标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时间段，时间开始累加。

在这张幻灯片上，还有与这些章程规定的每个步骤相关的平均时间段。绿色的两部分为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大家会注意到这些是可变的，因为这些时间段的变化很大。我们会讨论一些缩短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创建时间的机会。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显示了 PDP 的时间表是如何变化的。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 PDP 持续时间非常长，为了明确起见，这是从理事会发起 PDP 到董事会对 PDP 进行投票的时间。这不包括这些建议的实施，但在这张幻灯片上也可以看到时间最短的例子，即 GAC 参与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临时规范的第一阶段。

这张幻灯片上时间最长的是后续流程 PDP。这部分是因为在此操作设计阶段的 PDP 上增加了一个步骤，有些时间短有些时间长都是有原因的。

在完成这些 PDP 的过程中，我们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你们看到的那些时间较长的 PDP，特别是权利保护机制和后续流程，这些 PDP 的范围非常大，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很多，而且还有非常庞大的工作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 PDP 的时间较长。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正是缩短这些时间的好机会，我们长期以来学到的一些知识可以帮助缩短 PDP 的持续时间。第一个因素是会议频率。当社群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并希望尽快解决时，如果各小组能更频繁地召开会议，我们就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此外，我们还看到，专门的面对面交流是缩短 PDP 时间范围的关键一环。当然，这需要资源，既需要预算资源，也需要人们

能够放下工作和家庭生活，在 ICANN 会议之外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利用外部促进所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在小组讨论的一些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上。

我认为这张幻灯片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后一个因素，即问题的范围要小。如果 PDP 的范围很窄，而且是为了解决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关键问题，那么工作的进展就会更快。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就是 EPDP 第一阶段时间表的例子，该小组在 8 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董事会在 5 月对报告进行了表决。虽然历时九个月，但这一时间表也有一些权衡，我接下来会讨论。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从第一次会议到董事会对最终报告进行表决，该小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哪些工作？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好了，谢谢！首先，该小组每周至少举行两次时长两小时的全体会议。此外，他们还有一些小型团队工作轨道。他们在 ICANN 面对面会议时间之外举行了两次专门的面对面会议，为期两天半。重要的是，该小组的工作有一个外部期限。换句话说，由于临时规范到期，他们必须完成工作。

正如我所指出的，还有一些独立的工作轨道，通过小团队处理专门的问题。我还想说，我想参加这个小组的 GAC 代表可以证明，这些小组召开了选区筹备会议，为全体会议做准备，所以有很多会议时间。最后，该小组有外部协调人协助小组达成共识，并获得法律顾问的帮助。

幻灯片右侧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的一些权衡。如前所述，自愿工作时间增加了很多。参加该小组的一些代表因会议时间过长而感到疲惫不堪。面对面会议还需要额外的资源。正如我所指出的，这需要自愿投入时间和预算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该小组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提出了政策建议，但相对而言，落实这些建议的时间并不短。事实上，有一项建议至今仍未完全落实，部分原因是其中的一些建议，例如，GAC 可能熟悉的一项建议，某些内容有待实施。他们在外部期限内以非常快的速度开展工作，所以无法在政策阶段达成所有协议，这使得实施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该小组也知道达成共识具有挑战性。史蒂夫在前面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一个特点，而不是缺陷。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社群决定优先处理某个议题时，这会对项目组合中的其他工作产生影响。因此，如果小组想快速推进某个议题，社群就必须拒绝，学会拒绝其他工作，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所有工作。如果某项工作进展很快，需要召开额外的会议来推动工作，左边需要做的事情也能很快完成，那么就会产生其他影响。

这就是我关于时间安排的所有幻灯片。下面请尼古拉斯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瑞士代表举手了。请开始发言。

乔治·坎西奥：

谢谢尼古拉斯。我是来自瑞士的乔治·坎西奥。我不确定现在时机是否合适，但今天关于 DNS 滥用问题的介绍和会议确实在我脑海中引发了一些思考。

PDP 看起来很像一种非常传统的、按顺序的瀑布式工作模式，这在 15 年前可能还有点意义，但如今我们的工作方式已大不相同，甚至在政府中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在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就会实施新的人工智能法律或新的人工智能国际条约。

想想我参与的新 gTLD 后续流程 (SubPro) PDP，它的决策过程长达七年，而我们现在仍在实施中。这是多少年呢？大约有 10 年了。我知道这远远超出了讲台上许多人的工资等级。我想我们需要这次对话。我们需要真正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如何引入新的合作方式。

例如，我认为今天的 DNS 滥用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减少顺序讨论，增加常见讨论，真正做到积极互动，努力尽快解决问题。此外，如果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采用试错法，允许自己犯错。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反思。

最后是复杂性。我们看这个集合，我肯定需要一幅新眼镜，因为我从这里看不清里面的内容，它太复杂了。复杂性扼杀了开放性、包容性和有意义的参与。只有那些拥有大量资源和明确兴趣的人才能参与。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儿的同事，甚至是像瑞士这样的富裕国家，都很难积极参与这样的 PDP。

这也让我想到，不仅要尝试更多的创新方法，而且还要对当前的瀑布式方法进行反思，使其更加简单，真正关注我们必须解

决的政策问题，并接受实施细节必须真正交给 GAC 或通过真正的实施审核小组 (IRT) 交给 GAC，这就不会重复政策讨论。

最后，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圣保罗多利益相关方准则》，抱歉我的发言太长了。如果能根据这些准则的程序步骤来规划或评估此 Z 型内容，看看我们能得到什么结果，那将会很不错。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瑞士代表。我只想确保给 GAC 所有其他成员提问、评论或提出建议的机会。下面有请美国代表发言，之后是荷兰代表发言。美国代表，请发言。

苏珊·查默斯 (SUSAN CHALMERS)：

谢谢主席先生。我是美国代表苏珊·查默斯。在互联网上增加新的字符串将会增加网络钓鱼和其他类型 DNS 滥用的表面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在敦促赶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前为这些新的通用顶级域制定健全而有效的政策。

因此，在时间安排上，我完全同意瑞士同事关于 PDP 流程冗长的看法。不过，我也要感谢这次演讲，因为它确实有助于为理解设定一个基线。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改进和简化这一过程？简单是关键。我只想提这一点 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美国代表。塞巴斯蒂安，因为接下来荷兰代表要发言，你能不能……？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让我们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好的。荷兰代表，有请。

马尔科·霍格沃宁 (MARCO HOGEWONING)： 谢谢。我会尽量比乔治说的更简短一些。这其实都是关于时机的，我很高兴看到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同意瑞士代表的观点，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看看这个流程能否缩短。

我很高兴看到人们还在这里，你们没有因为展示这需要多长时间而吓跑他们。这也让我想到了我要表达的观点，而这一点对 GNSO 来说可能不那么重要。无论我们尝试什么，无论我们付出多少努力，试图缩短时间，更明智地工作，而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这都需要大量的资源。作为领导层，我们也经常在 GAC 电子邮件清单中寻找志愿者。如果我们能扩大这些人员和指导的范围，这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花了很多时间，这里特别提到了 PSWG，还有几个不在会议室的人也代表 GAC 在 PDP 上花了很多时间。作为 GAC 成员，我们在此向大家发出呼吁。正如他们所展示的那样，我们采用很多方法在不同步骤上与这一流程互动，我们衷心鼓励你们利用这一点。

GAC 建议并不是影响 ICANN 工作的唯一途径，因此，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有空闲时间，如果你有兴趣，请联系我们或找到 GNSO 的人员，参与这一流程。谢谢。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我是塞巴斯蒂安·杜克斯。关于时间表，也许我们应该再往下看一张幻灯片，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屏幕上显示得很清楚，如果您开始添加其中的规定部分，那么所有内容都不是绿色的，从开始到结束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而且没有做任何工作。这是法律规定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这些步骤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现在，也许我们用人工智能这类事物加快了准备回应的速度，我们能够在一周内完成原本需要四周才能完成的事情，但总的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可以减少这些事情。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就这里标注的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而言，我们来谈谈 DNS 滥用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在这个社群里，我们中很少有人有工作经验，有实际操作经验，能够客观地看待和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这些讨论，但实际上这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常非常少。

我并不是说在这个社群的任何一个给定团体中，都会有一些火车头，都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的活跃得多。我们都有日常工作。

我们的工作各不相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在家还有另一份工作。这是我的消遣活动，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点这种情况。

在 DNS 滥用这样的议题上，这个社群中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做到日复一日，因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滞不前，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总是会有同样的 10 到 20 个人要负责同一工作的不同轨道，后续同一实施工作的不同轨道。

我们只谈到了 GNSO，因为我们就是 GNSO。在下一张幻灯片中，有一个时间表，这是很短的 EPP 第一阶段，PDP 不到一年，而实施则需要五年。有的孩子在实施时出生，等到他们上学了，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在 PDP 期间有太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我们期望发展得更快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切。

是的，世界发展得更快了，但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花那么多时间，而且他们每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在利用仅有的业余时间做这些事情。

因此，我想在一月份提出这个话题。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将召开一次 GNSO 务虚会，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届时将有新的管理层，新的 GNSO 主席。我很高兴将这个话题带给他们。我认为这个话题很热门。我们已经获悉社群希望更快地完成这些工作，而我需要在此设定期望值。

再次强调，在这些领域中，对于这些耗费我们多年时间来实施的问题，能够真正讨论这些问题，想方设法去处理的专家人数少之又少。

-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塞巴斯蒂安提出的意见。还有最后一位代表要发言。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 苏珊·查默斯： 谢谢。我只就今后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提个建议，特别是面向 GAC 代表的能力建设会议，应该把 PDP 流程和实施流程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局部，而实际应该鸟瞰整个流程，从开始制定政策到结束制定，并看它反映在 ICANN 的协议中。我认为这会引起各国政府的兴趣。谢谢。
-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很好的建议，但在组织方面，我们需要邀请负责 IRT 的工作人员。它不是 GNSO，这也是我们不想和它对话的原因。
-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我再补充一点。谢谢你，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结束之前，我真的觉得这里出现某种原罪状况。这个原罪就是……如果可以查看 Z 型内容，那就去查看。如果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计算，你不需要成为工程师什么的，如果一切顺利，最好的情况是 32 个月，对吧？假设有 16 个步骤，每个步骤需要 2 到 4 个月。很简单的数学，对吧？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每个人都同意，一切都很棒，我们就需要 32 个月，或者 64 个月。
- 尽管政府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工作的，但我们也要经历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民主国家被称为选举，每两年一次，每四年一次，国会选举，总统选举，等等。如果我去告诉我们国家的总统，我总是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在茶

还是咖啡之间做出决定。如果存在相应流程，10 个月后，我们会有一份报告。于是，10 个月后，我们拿出了第一份报告。好的，之后我们会喝爱尔兰咖啡，我们会有一份这方面的报告。

我知道这是个荒唐的例子，但原罪的概念是，这是我的拙见，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些什么。也许问题恰恰出在章程规定的 PDP 步骤上。我只是以 GAC 主席的身份发表我的意见。当然，我们需要达成共识，需要我们自己的流程，但我真的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原罪。很很抱歉用宗教术语来表达这个问题，我不太擅长举例。请继续。有请史蒂夫，然后是塞巴斯蒂安。

史蒂夫·陈：

谢谢尼古拉斯。我是史蒂夫·陈。在结束发言时，我想说一点积极和乐观的看法，这张幻灯片显示了不同 PDP 的平均时间，特别是新通用顶级域的平均时间显示为 7 年，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学习的机会。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PDP 所需的时间太长。这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我们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些不同的改进，也许不是每次都能达到 EPDP 临时规范 P1，但可以更接近。我在此乐观地呼吁，DNS 滥用 PDP 有望为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能够做一些让人们欣赏的事情，得出一个好的结论，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变化。这是一种乐观主义。谢谢。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非常感谢史蒂夫。本次会议超时了，抱歉。塞巴斯蒂安要发言吗？

塞巴斯蒂安·杜克斯： 只说一件事。如果全职工作，每周工作 40 小时。我们志愿者的工作时间最多为每周四小时。这就是志愿者参与的现实情况。

尼古拉斯·卡巴雷诺： 谢谢你的发言。明白了，塞巴斯蒂安。也许系统出了问题。也许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不是来告诉 GNSO 该怎么做的，绝对不是，对吧？我们只是说，我们必须要用七年的时间，试着向你们的部长或总统解释这一点，这会产生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事实上，茶歇过后，我们将与 GNSO 理事会会面。我们超时了六分钟，抱歉。

非常感谢史蒂夫、塞巴斯蒂安和凯特琳。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们向我们的同事致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将于下午 3:00 再次开会。尽情享受茶歇时间吧。

[听写文稿结束]